

荐读 当代诗歌的全景地图

文 | 唐骋华 图 | 资料



《中国诗歌三十年——当今诗人群落》

副标题：当今诗人群落
作者：孙琴安
出版社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


孙琴安(左)与广东诗人唐德亮(右)、诗评家马忠(中)合影于刘禹锡纪念馆开幕式上。

孙琴安

作家、学者与诗评家，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教授。长期从事诗歌、文化研究，近年来尤其关注当代诗歌的流变与发展。已出版《唐诗选本提要》《现代诗四十家风格论》《朦胧诗二十五年（四册）》《徐志摩传》等约30部，新作《中国诗歌三十年——当今诗人群落》聚焦最近三十年的中国诗歌生态。

有一句老话叫“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”。在中国人的语境里，三十年是富有寓意并值得纪念的，适于总结过去、展望未来。尤其最近三十年，从俗世到灵魂从形而下到形而上，我们都经历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。于是这几年，“三十年题材”络绎不绝：经济发展、物质变迁、流行文化、当代艺术等悉数囊括。

阵阵热闹声中，诗歌三十年被忽略了——这也符合它在当下日常生活中的境遇。当然，还是会有人默默做着梳理。比如刘春。他的《一个人的诗歌史》2010年至今已连推三部，糅访谈、随笔、评论于一体，论述了不少当代重要诗人，非常出彩。不过毕竟出自“一个人”之手，微观叙述精彩，宏观描绘则显不足，难掩遗憾。

因此，孙琴安教授的新作《中国诗歌三十年——当今诗人群落》可谓恰逢其时。作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、文史专家，他长期关注当代诗歌，并用四五年时间准备、写作，以47万字的篇幅，由点及面地呈现了近三十年中国的诗歌生态。

首先需要指出，尽管孙教授所论诗人、所选诗作严格限于“三十年”的时空框架内，本书却并非按“编年体”展开。原因其实很简单：中国幅员辽阔、文化多样，诗人们哪怕处于同一个时代，也会因地域差别显现出不同特征，无法概论。同时，不采编年体，也避免了与刘福春教授《中国新诗编年史》的“撞车”。

有趣的是，孙教授也没有按流派归类。一则当代诗坛流派纷呈且互相交织，如四川自1980年代中期起就产生了非非主义、存在主义、整体主义等流派，颇难归类。何况，诗人也往往拒绝被贴标签。二则时下盛行的标签多从西方来，自有脉络，能清晰地定位西方某诗人、某诗派；而当其移植到中国，解释功能仍在，定位功能却大打折扣。

但分类终究是难免的。怎么办呢？一如本书副标题所示，孙琴安教授用了“群落”视角。何谓群落，浏览本书目录即有初步理解，如北京诗人群落、四川诗人群落、广东诗人群落、江苏诗人群落、上海诗人群落等。简言之，孙教授以某区域为范围，概述其地诗歌传统、三十年流变，再对有典型性的诗人加以论述评点，最后为代表诗作。

如此编排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——“群落”属中性词，据此划分，时间上跨越三十年，空间上涵盖全国（包括港澳台地区），既免去了一概而论的弊病，也不会因讨论的诗人太多使结构分散、零碎。由此，孙教授勾勒出一幅当代中国诗歌的“全景地图”，其中有北岛、顾城、海子、陈东东、多多等名家的个人肖像，亦有身后整个群落的团体肖像。

此外，孙琴安教授还将“群落”置于中国诗歌发展趋势中予以阐述，勾连起更悠远绵长的文化传统。这一点在接下去的访谈里体现得尤为明显。



《朦胧诗二十五年：沉思》

出版社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作者：孙琴安（编者）



《朦胧诗二十五年：恋情》

出版社：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
作者：孙琴安（编者）

诗人群落Link

代表性诗人选：

北京诗人群落：食指、北岛、芒克、顾城、多多、海子等
四川诗人群落：非非主义诗派、周伦佑、蓝马等
广东诗人群落：温远辉、老刀、刘洪希、方舟等
浙江诗人群落：黄亚洲、梁晓明、潘维等
上海诗人群落：许德民、陈东东、王寅、默默等

Q=生活周刊

A=孙琴安

Q：《中国诗歌三十年》分“群落”来论述非常独特，除了便利性、解释力等方面的考虑，似乎也与您对中国文学大趋势的思考有关？

A：是的，中国的文学派别和诗歌流派的命名，就体现了从时空向区域转移的过程。宋代前，多用帝王年号和时间来命名诗派，如建安文学、正始体、太康体、初唐四杰、大历十才子、元和体、长庆体、晚唐体等。但宋代出现了第一个以区域命名的诗派：江西诗派。此后这成为一种趋势，至明清两代更加明显，如吴中四杰、公安派、竟陵派、桐城派、岭南三大家等等。就是说，区域文学或文学的区域现象和地方性，越来越受到研究者关注。

Q：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？

A：中国是个大国，本身就有丰富多元的地域文化。而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一样，文化发展也存在不平衡，或者说各地有差异。所以我挑选有代表性的区域，如北京、上海、四川、广东等，展示三十年来中国诗歌的主要成就和基本面貌。

Q：采用“诗人群落”的归类也有利于客观地描述吧？

A：很长一段时间，诗坛上动辄“思潮”、“张口”、“流派”，诗人们互相贴标签，闹得身心疲惫。其实意思不大，于诗无益。群落、诗群都是中性词，有弹性、有空间，不褒不贬，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的眼光来打量和评价。

Q：既然以“三十年”为跨度，那请谈谈这个时间段中国诗歌的变迁和发展。

A：变化极其剧烈。改革开放前，中国的诗坛上只有一种声音，基本模式是北京一声令下，各地纷纷响应。比如新民歌运动、新诗的形式探讨和新格律诗的尝试，都是如此。然而这三十年来，中国的诗歌格局出现了许多新变化，形成了“多元共存”，各自独立。你北京的诗坛发出某种声音，有些地方非但不响应，甚至标示自己的主张，与之对垒。一省一地内也有各种主张，甚或针锋相对，打破了大一统的局面。

Q：就是说民间的诗歌力量在崛起？

A：已经崛起了，像北京的下半身、四川的非非主义，还有上海的诗人群落，他们不受体制的使唤，诗歌主张和诗歌实践是相当纯粹的。这也是本书的一大特色：注重民间性，特别关注民间诗歌社团、年轻诗人独立创办的刊物，而不只是主流的那几本诗刊。

Q：您怎么看近些年诗人们的先锋实验？

A：像非非主义、绵阳诗群、中山诗群、新死亡诗派等，都具有探索精神。与此同时，诗歌理论跟不上诗歌实践，也就是创作走得快，理论不行，难以做出解析。这也是诗坛上口水仗太多，看上去很混乱的原因之一。

Q：写完这部书，您最大的感受是？

A：我的诗情一直在燃烧！诗的崇高、美妙、纯净、深邃，不止一次地撞击着我的心灵，令我震撼，又使我动容；令我叹息，又使我回味；令我赞叹不已，又使我泪流满面……